

語言學論叢

(第十二輯)

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

商 務 印 書 館

1984年·北京

YǔYánXué LùnCóng

语 言 学 论 丛

(第十二辑)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9017·1354

1984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71 千

印数 5,200 册

印张 7¹/₄ 插页 1

定价: 0.98 元

《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力(主任委员)	王福堂	石安石
叶蜚声	朱德熙	陆俭明
岑麒祥	岑麒祥	岑麒祥
林 焘	周祖谟	唐作藩
曹先擢	曹先擢	曹先擢
蒋绍愚	蒋绍愚	蒋绍愚

主 编: 林 焘

本辑执行编辑: 唐作藩

《语言学论丛》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教师办的刊物,主要刊登本系师生的语言学论文,也刊登一些曾来本系讲学、进修的专家、教师的稿件。除少数特约稿件以外,不采用外稿。

目 录

法国语言学家梅耶和他的业绩·····	岑麒祥 (3)
老舍小说叙述和描写的语言艺术·····	姚殿芳 (14)
文登、荣成方言中古见系部分字的文白异读 ·····	张卫东 (36)
文水话形容词的复杂形式·····	李守业 (50)
诸暨方言的结构变调·····	孟守介 (66)
北京话儿化的表义功能·····	毛修敬 (84)
从《金瓶梅》考察十六世纪中叶北方话中 的儿化现象·····	李思敬 (97)
敦煌变文中的双音节副词·····	曹广顺 (109)
《世说新语》中所反映的魏晋时期的新词和新义·····	殷正林 (132)
《史记》中的人称代词·····	漆 权 (171)
试论上古汉语中谓词性词组活用为 名词性词组的问题·····	刘宋川 (194)
关于“为·之·名”、“夺·之·名”的几点看法 ·····	殷国光 (213)

CONTENTS

Antoine Meillet and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Cen Qi-xiang (3)
Language art of narration and description in Laoshe's (老舍) novels.....	Yao Dian-fang (14)
Colloquial and reading pronunciations of a part of characters with ancient k initials in Wendeng(文登) and Rongcheng (荣成) dialects.....	Zhang Wei-dong (36)
Complex forms of adjectives in Wenshui (文水) dialect	Li Shou-ye (50)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tone sandhis in Zhuji(诸暨) dialect.....	Meng Shou-jie (66)
Semantic functions of retroflex endings in Beijing dialect	Mao Xiu-jing (84)
An inquiry based on 金瓶梅 into mandarin retroflex endings of the XVIth century	Li Si-jing (97)
Disyllabic adverbs in Dunhuang popular literature	Cao Guang-shun (109)
New words and word meanings of Wei and Jin period as seen from 世说新语.....	Yin Zheng-lin (132)
Personal pronouns in 史记.....	Qi Quan (171)
On the problem concerning verbal phrases used as nominal phrases in archaic Chinese.....	Liu Song-chuan (194)
Reamarks on patterns 为·之·名 and 夺·之·名	Yin Guo-guang (213)

法国语言学家梅耶和他的业绩*

岑 麒 祥

安杜恩·梅耶(Antoine Meillet)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继布雷阿尔(M. Bréal)和德·索绪尔(F. de Saussure)之后法国最有威望,影响最深远的语言学家。1866年出生于木兰(Moulins)一个法律界人士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歇尔区(Cher)夏托·梅扬(Château-Meillant)地方的公证人员。他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1877年丧母才跟随他的父亲迁返故乡念中学。当时法国中等教育采取古典中学(lycée)和实用中学(collège)双轨制。古典中学偏重古代语文和人文科学的教学,实用中学偏重现代语文和科技的锻炼。梅耶进的是班维尔古典中学(Lycée Banville),勤苦攻读古希腊文、拉丁文和各种人文科学,成绩斐然。1884年到巴黎在路易古典中学继续念了一年就分别到巴黎大学文学院索尔滂(Sorbonne)和高等研究学院(l'Ecole des Hautes Etudes)注册听课。1886年开始听德·索绪尔的课,同时到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听布雷阿尔的语义学,先后学习了梵语、伊朗语、爱尔兰语、罗曼族语言和斯拉夫族语言等。1887年考得硕士(licencié)学位,1889年考得语法教授资格(agrégé de grammaire)文凭,被接受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当了四年秘书,对学会建设多所建树,使会务得到了

* 编者按:本辑出版,正值我国语言学界前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岑麒祥先生八十寿辰,岑先生是本丛书的编辑委员,我们特发表岑先生最近所写的介绍他的老师梅耶的文章表示祝贺。

很大发展。1889—1890 年德·索绪尔因病请假,由他代课。1891 年到高加索小住,使他对东部印欧系语言得到了许多实际知识,特别是对亚美尼亚语有深刻认识,1902 年和 1906 年就在东方语言学院(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教过这种语言。1891 年德·索绪尔离法到日内瓦大学任教,他开始在高等研究学院讲授比较语法,1894 年起并讲授印度语和伊朗语。1897 年考得文科博士学位,1905 年被正式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比较语法教授。1928 年第一届语言学家国际会议在海牙开会,他在那里结识了各国的许多语言学家,并在会场上起了很大作用。晚年患半身不遂病,双目几已完全失明,但仍坚持按时到法兰西学院授课,直到 1932 年才正式引退。1936 年在夏托-梅扬逝世,终年七十岁。

二

梅耶毕生从事语言教学研究工作。他自 1877 年在木兰班维尔古典中学开始攻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直到 1936 年在夏托·梅扬逝世这五十多年期间,学习了许多印欧系语言和方言,其中包括梵语、禅德语以及日耳曼族语言、斯拉夫族语言和亚美尼亚语等等。每学习一种新的现代语言,必定采用卢斯洛(Jean-Pierre Rous-selot)所创拟的实验语音学方法,用录音器准确地记录有关语言的发音,然后仔细揣摩,直到熟练地掌握它的语音系统为止。什么时候学习哪种语言或方言,都是有计划地进行的。他不独自己这样做,而且劝告他的学生也采取分工合作的办法。例如房德里耶斯(J. Vendryès)之于克勒特语,柯恩(M. Cohen)之于阿拉伯语,都是由他代为设计的。戈提约(R. Gauthiot)是一个芬兰、乌戈尔族语言专家。自他死后,这一族语言在法国已成绝响,梅耶就劝索瓦硕(A. Sauvageot)去努力填补他的空缺。这些都是为整个国家的计划着想的。

梅耶自担任教席以后，就几乎把他的全副精神都灌注到语言学教学上去。每天必依时到校，有课上课，没有课就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向他的学生传道解惑，从来没有无故空缺过一次。晚年患有重病，身体虚弱，步履维艰，也必由他的夫人搀扶进来，站在讲坛上闭着眼睛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毫无倦容。所举例子多极恰当，谁也不知他究竟通晓多少种语言。他在学术思想上爱憎分明，从来没有因个人私利而替任何具有错误观点的人献媚捧场，也从来没有忽视学术上的哪怕一点小小的成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学术界有一段时间掀起了一股无原则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对德国的一切乱加砍伐，梅耶极不以为然。他认为多年来德国学术界对许多知识部门都曾作出很大贡献。德国的扩张主义者都是不学无术的，德国在学术上的成就决不是这班暴徒所能建树的，决不能不分皂白地予以抹煞。

梅耶每年担任指导的门生为数并不很多，但是不管什么人，凡向他请求的，他无不悉心加以指点。例如马迪内(A. Martinet)的博士论文《日耳曼族语言中来源于表情的叠辅音》(La gémination consonantique d'origine expressive dans les langues germaniques)并不是由他指导的，但是马迪内请他阅读时他却向作者提出了许多很宝贵的意见并大加赞赏。可惜等到马迪内正式提出论文准备答辩时，他的这位不挂名的导师却已于一年多以前遽归道山了。梅耶在生时无异成了西欧语言学界的泰斗，不独法国的许多有名的语言学家如俄尔奴(Ernout)、戈提约(Gauthiot)、房德里耶斯(Vendryès)、格拉蒙(Grammont)、善特梭(Chantraine)、班维尼斯特(Benveniste)、柯恩(Cohen)、索瓦硕(Sauvageot)、勒勋纳(Lejeune)、马迪内(Martinet)等等都是他一手培养提拔的门生或学友，好些外国著名的语言学专家如波兰的库里洛维齐(Kurylowicz)、罗马尼亚的格拉乌尔(Graur)、挪威的宋墨费尔特(Sommerfelt)、

丹麦的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和布龙达尔(Bröndal),意大利的德沃托(Devoto)等人,都曾亲炙过他的教益。他对各方面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三

梅耶的著作大致分为两大类:(一)属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二)属于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其中以属于第一类的占绝大多数。

梅耶的关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著作,在好些方面仍遵守着十九世纪初德国早期语言学家和新语法学派所制定的比较原则,即根据各种语言的对应规律去确定它们的亲属关系和发展过程,并且运用得很有效,可是在语言的比较研究中,无论是语音方面,形态方面或词源方面,都坚决废弃了他们那种只根据有关语言系统中的个别孤立事实进行比较的办法。他强调要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必须就整个系统进行比较才能重建它们所从来的“共同语”(按即基础语)的状态。由于语言演变十分复杂,所重建出来的也只是“共同语”的一些对应的系统,而不可能把那“原始共同语”原原本本地构拟出来。他认为各种语言的发展和演变和它们在历史上、文化上和社会上的环境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绝不能象语言学上的进化论者如德国的施莱赫尔(Schleicher)那样,把语言看作脱离社会而独立发展以至死亡的生物学上的有机体。

梅耶的有关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著作很多,其中大致可以分为如下的几个类型:

(一)关于个别古代语言的历史的,如1923年写的《希腊语史一瞥》(Aperçu d'une histoire de la langue grecque),1928年写的《拉丁语史概要》(Esquisse d'une histoire de la langue latine)。1932年他还和俄尔奴合作编写过一本《拉丁语词源词典》(Diction-

naire étymologique de la langue latine), 极为西方语言学界所重视。

(二)关于个别语族语言研究的,如1916年写的《日耳曼族语言的一般特性》(Caractères généraux des langues germaniques),1897年写的《古斯拉夫语属格-宾格用法探讨》(Recherches sur l'emploi du génitif-accusatif en vieux slave),1902—1905年写的《古斯拉夫语词源和词汇研究》(Etude sur l'étymologie et le vocabulaire du vieux-slave)以及《古波斯语语法》(Grammaire du vieux perse)等等,都以材料丰富,考证精密著称,曾被译成世界上的许多种语言。

(三)关于整个印欧系语言及其方言的,如1903年写的《印欧系语言比较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à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和1908年写的《印欧语方言》(Les dialectes indo-européens)等。《印欧系语言比较研究导论》一书是梅耶的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它把作者一生的治学方法及其运用所得的结果都已包括在内,特别是其中“绪论”一章常被视为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经典之作。

1924年,梅耶应挪威比较文化研究所的邀请,到克里斯底安尼亚(即今奥斯陆)作学术演讲,其后把讲稿整理成《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linguistique historique)一书在巴黎出版,^①内分“比较方法的定义”、“共同语”、“所用的证明”、“共同时期和有史时期之间的语言发展”、“方言”、“语言地理”、“混合语的概念”、“语言变化的一般公式”、“特殊的创新”和“新的精密的研究之必要性”等十章,简单扼要,深入浅出,深受读者的欢迎,被誉为“这一类为数不多的参考书中间的一本好书”,“至

^① 我国有汉译本。参看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译,1957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

今仍然没有陈旧”，^① 我们用来了解梅耶的学术思想也很有用处。

(四)关于世界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总结。梅耶是西欧一个著名的印欧系语言专家。他除总的印欧语以外还研究了各语族和语支的语言，如日耳曼族语言、斯拉夫族语言、罗曼族语言、克勒特族语言等等。1918 年他和德斯尼耶尔(Tesnière)合作写成一本《新欧洲语言》(Les langues dans l'Europe nouvelle)，对欧洲各种语言的系属和使用人数等等作了精密的研究和统计。1924 年，又把这些材料加上许多语言学家所写的材料跟柯恩合作编成一本大型的《世界语言》(Les langues du monde)，材料十分丰富。全世界语言，除了一些亲属关系还没有研究清楚的，暂时按照地区加以分类以外，绝大多数都按照谱系排列，并举出各国语言学家所写资料和书目以供参考，直到现在还是一本很有用的著作。

四

关于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梅耶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一本大型的专著，可是早自本世纪初起，他就不断写过许多大大小小的论文刊登于巴黎《科学》(Scientia)、《巴黎语言学学会会刊》(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社会学年鉴》(Année Sociologique)和《哲学评论》(Revue philosophique)等刊物，直到1921 年和 1938 年才先后由他的门生和学友把这些论文搜集起来分别编成《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Linguistique historique et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上下两卷在巴黎出版。这两卷论文集之所以用这个名称，是因为卷上里有一篇文章就叫做《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缘故。

这两卷论文集共收论文 42 篇：卷上 22 篇，卷下 20 篇。据卷

^① 参看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译，1957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第 101 页。

上“绪言”所说，其中“有些是为大众而写的，有些是为对科学比如对《科学》(Scientia)这份华丽的国际评论怀有好奇心的广大群众而写的，另外有些是为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而写的，可是差不多没有一篇是专为以语言学为专业的学者而写的”。^①可见其性质和内容也并不是很单纯的。可是仔细分析起来，不管是否加以标明，如《普通语言学研究的当前状况》和《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等等，归根结底总是脱离不了普通语言学的范围。

至于“普通语言学”这个名称，也不是梅耶所独创。他的前辈和老师布雷阿尔早就表示过要坚决反对把逻辑和用法国十七世纪波尔·洛瓦雅尔(Port-Royal)普通唯理语法构成的语言学胡乱掺杂在一起，另一方面也不同意德国比较语法中的那些形而上学观点，但是他从来不拒绝在另一种认识论的基础上把语言中的最普遍的规律加以综合以建立一种新的语言学。^②

梅耶的普通语言学，其实就是从布雷阿尔的上述观点发展出来的。他认为要探讨语言的最普遍的“趋势”和最一般的特性，主要是属于历史方面的。那就特别要研究清楚语言发生变化的原因，并把这些原因汇合起来。这其实也是布雷阿尔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传统。梅耶就常喜欢援引他的一句名言：“我正在研究导致语言‘演变’的理智上的原因。”这些都是有迹可寻的。

梅耶号称法国语言学中心理社会学派的重要人物。他的特点就是坚持强调语言变化中，特别是词义变化中，有关民族社会文化因素的巨大作用。往昔一般语文学家谈到词义的转变，经常只按照古典修辞学上的隐喻、换喻、提喻等范畴把它们分为意义的扩大、意义的缩小和意义的转移等几类，很少超出这个范围。1901—1905年，瑞士语言学家卡尔·雅伯尔格(Karl Jaberg)连续发表了

^① Antoine Meillet: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et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1948, p. VIII.

^② 参看 Georges Mounin: «Histoire de la linguistique», p. 218—219.

一系列关于法语词义演变研究的文章。梅耶受其启发，不久，在1905—1906年《社会学年鉴》上发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词怎样改变意义》(Comment les mots changent de sens)，大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使大家知道促使语言发生变化的因素虽然不止一种，而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社会的不断发展。

梅耶是德·索绪尔的得意门生，1886年在巴黎高等研究学院听过他的课，在1889—1890年德·索绪尔因病请假期间且曾给他代过课。其后两人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1913年德·索绪尔在日内瓦因病逝世，梅耶在1913—1914年《高等研究学院年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情谊恳切，读了令人非常感动。在这种情况下，梅耶在学业上受到德·索绪尔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其中经过也不是很简单的。

梅耶在他那篇纪念文章里，对德·索绪尔的为人，他在做学问上的认真严肃以及在待人接物上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是非常推崇的。在学业上，梅耶自己承认受德·索绪尔的影响最深的是把语言系统看作一个总体，其中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可是1916年他在一篇关于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报告中却又指责他的老师“太强调语言的系统方面以至忘却了语言中有人的存在”。可见他所受的影响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至于“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这句话，梅耶说过，德·索绪尔也一再说过，其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过去许多人认为，法国语言学中的心理社会学说最先是由德·索绪尔建立起来，然后由梅耶继承下来的。这其实不符合事实。有关文献证明，布雷阿尔1867年在法兰西学院开始演讲的演说辞中就曾指出过：“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①梅耶自己1930年在《米舍尔·布雷阿尔和法兰西学院的

^① A. Meillet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et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Tome II, p. 223.

比较语法》(Michel Bréal et la grammaire comparée au Collège de France)一文中也曾指出,他的老师早就已用过社会上人的生活来解释语言事实,并且认为“词汇事实反映文化事实。”^①可见梅耶的关于语言的社会观点早已在布雷阿尔的熏陶下形成,不过直到1901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邀请他去和他一起合编《社会学年鉴》以后才日益明显地具有理论性质罢了。再过两年到1903年,他在《普通语言学研究的当前状况》(L'état actuel des étud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文中就毅然毫不犹豫地断言“语言显然是一种社会事实;”^②“普通语言学的伟大任务就是要确定一定的语言结构和什么样的社会相对应”^③了。至于德·索绪尔呢,他早年在瑞士和德国读书,受新语法学派的影响甚深,直到1881—1891年到法国任教才逐渐摆脱德国新语法学派的影响,接受法国社会学派的教导,比梅耶的社会观点要晚得多。我们哪能说梅耶的语言社会观点是由德·索绪尔继承下来的呢?据最近发现,梅耶曾于1930年12月25日写信给特鲁别茨科依说他的语言社会概念的要点不是得之于德·索绪尔的。^④这是完全可信的。

五

梅耶博闻强记,勤奋用功,有生之年,著作等身,其影响之大是世所罕见的。但是他所致力多偏重于印欧系语言,对其他系的语言却比较生疏。因此在论述各种有关原理时,就往往在这些地方露出些漏洞来,为人所诟病。例如他在《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中谈到语言亲属关系的证明时,特别强调形态繁复的作用,这

① 参看 A. Meillet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et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Tome II, p. 223.

② 同上。

③ 同上, p. 224.

④ Georges Mounin 《La linguistique du xxe siècle》, Paris, 1972, p. 43.

本来是应该的。但是他接着说：“反过来，远东的那些语言，如汉语和越南语，就差不多没有一点形态上的特点，所以语言学家想从形态的特点上找出一些与汉语或越南语的各种土语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就无所凭借，而想根据汉语、藏语等后代语言构拟出一种‘共同语’，是要遇到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阻力的。”^①这就未免言过其实了。事实上，汉语、越南语和藏语等的形态虽然比较简单，但还是有它们自己的特点的，加上它们的特殊的词素和词儿，要确定它们的亲属关系并不是无所凭借以至会遇到几乎无法克服的阻力的。

此外，梅耶因为过分强调历史比较法对于研究语言历史的巨大作用，竟然认为“一种语言只要是孤立的，就没有历史可言。”^②他并且举出欧洲的巴斯克语(Basque)为例断言“如果我们想不出办法把巴斯克语拿来和某种别的语言对比，那就永远没有建立这种语言的历史的希望。”^③这话其实也是说过头的了。

意大利语言学家朋芳德(Giuliano Bonfante)1945年在美国《词》(Word)杂志第1期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过，一种语言哪怕完全没有亲属语言和它比较，也可以利用内部准则，即“内部重建法”(internal reconstruction)来确定它的发展。无论从语音观点看，还是从形态或语义观点看，都可以把一种语言的不同要素互相比较来判定其中哪一个是属于前一阶段的。马尔姆贝格(Bertil Malmberg)曾举出一个瑞典语的例子来证明。^④他说，比方“给”这个词，瑞典语叫做 giva，g念[j]，而“礼物”叫做 gav，其中的g却念[g]。可见在瑞典语里，同一个[g]音，在i之前变成了[j]，而在a之前却没有变。[j]显然是由[g]派生出来的。^①这样

① 参看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汉译本，第22—23页。

② 见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汉译本，第11页。

③ 见同上。

④ 参看 Bertil Malmberg «Les nouvelles tendances de la linguistique», Paris, 1972, p. 31.

的例子在各种语言里可以举出许多来。例如汉语的“干”古读“古寒切”，属“见”母“寒”韵字，“艰”古读“古闲切”，属“见”母“山”韵字，声母是相同的，都属“见”[k]母；可是“干”的声母“古”因与开口一等的“寒”韵相配，现在仍念[k]，而“艰”的同一个声母因与开口二等的“山”韵相配，现在却变成了[tɕ]，我们不需要和汉语的亲属语言或方言对比也可以断定现代汉语“艰”字的声母[tɕ]是由古代汉语的[k]变来的。这些都是可以利用“内部重建法”得来的事实。

诚然，欧洲的巴斯克语，直到现在大家还不知道它是属于哪个语系的语言，即梅耶所说的“孤立的”语言。可是近年来除用“内部重建法”研究清楚了它的某些要素的发展史以外，还有人发现西班牙语就有好些由它沉淀下来的底层。这些底层都可以提供一些历史上的资料，并不象梅耶所说是没有历史可言的。

总之，梅耶一生中对语言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他在语言学史上所占的地位是很高的。以上所说的这些缺点或错误只不过是瑜中的小瑕。“小瑕不足以掩大瑜”。在他的全部业绩中确实有许多东西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① B. Malmberg «Les nouvelles tendances de la linguistique», p. 31.

老舍小说叙述和描写的语言艺术

姚 殿 芳

老舍是一位有多方面艺术才能和创作成就的伟大作家，他面面通，面面精。但是他的主要工力是在小说方面，是在对北京口语的加工提炼方面。他曾经说“我的才力，假若我真有点才力的话，大概是小说的”，“我喜欢近代小说的写实态度，与尖刻的笔调。这态度与笔调告诉我，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它们不只供给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传”。（《写与读》）“语言写得好坏，是最足以看出一个作家的工夫的。要在最简单的话里显出本事。”（《文学创作和语言》）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的自知之明，他对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偏爱和对语言技巧的重视。他的创作生涯以写小说始，以写小说终，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不断地进行探索、尝试和突破，精益求精，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当代语言艺术大师。他的一些优秀小说，既是文学名著，又是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宝库。本文想对老舍小说在叙述和描写方面的语言艺术作一些初步的探讨，重点放在词、句的选择和锤炼方面。

作为一位在语言上特别用工夫、特别有成就的作家，老舍写过很多谈写作经验和语言运用的文章，对分析研究他的语言艺术很有帮助。本文在分析论述中，引用了有关的部分。

—

老舍曾一再用“俗”和“白”概括自己的语言风格。他在《我怎